

有山则灵

◇史密斯·凯文(Kevin Smith,美国)

泰国的一个救助中心建有一所“大象学校”，顾名思义就是自然界的温柔巨人大象学习画画，“毕业”以后，大象们协助救助中心，吸引人们好奇的眼球并打开钱包。这些有天赋的“学生”为顾客画画。令观众惊喜的是在每一幅画布上，大象能像小孩子一样画出简单的风景，它们画树、花、太阳之类的“简笔画”。虽然这种活着的艺术馆能增加救助中心急需的收益，但是也有不少人提出抗议，因为这并不是大象心里想画的，它们只是在模仿救助中心的主人，并不是通过画面反应它们自己的心里想法，充其量是宣传噱头而已。

2003 年我刚来到中国时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索这国家古老的艺术——书法，本着“笨鸟先飞”的精神，试图寻找一个能结合艺术与文化，同样展现特色风土人情的学校。从一开始我就遇到了很多问题：第一，我所在的那座城市不大，可选择的学校少；第二，由于我和老师使用不同的语言，我们无法沟通；第三，我的汉语水平比幼儿园的学生还要差，连一个字也不认识。最后，我终于找到了一所儿童书法

培训学校，里面的学生都是四到六岁的孩子。好尴尬，即使我比他们大二十多岁，但是对于汉语的理解，他们小脑袋比我深刻多了。教室装饰得很传统，老师也挺好，但是我这位学生实在不懂自己该写什么。老师让我模仿她写的字。除了那些成语的意义我弄不明白，就连每一个汉字的笔画我也分不清。我的身边是一些挥了挥小毛笔，将墨水喷撒到宣纸上跑来的小画家，他们不时地跑来跑去。我这位毫无经验的学生只能盲目地模仿老师的写法。哪怕我鼻子不长，皮肤不是灰色，没拥有很棒的记忆力，那时候的我却与那些泰国大象一样，只是机械地拿着笔“画”，但是绝对不代表自己的想法，它们不知道用鼻子，我不知道用手画了什么。

来中国十五年之后，我随“中外作家交流营”到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采风。当我们一行人来到书画展馆时，我在书法案板边的椅子上盘腿坐下，旁边一杯冒着热气的普洱茶伴随古筝的旋律，在我耳边回荡着，渐渐地我进入到另一个宁静而优美的精神世界之中，但时不时

地又回到有中国经典趣味的现实里，让我感受到这是一个没有压力、未被现代技术纷扰的地方。窗外树林的树叶都在冬末的冷风中摇曳着，附近的寺庙和山上的观音坐像在大雾中若影若现，增添了森林和心灵的神秘气氛。

我面前的一位白族诗人笔挺地坐着，耳垂上有一双典雅的玉耳环。她在写我看不见，但是能想象的一些清晰又深刻的诗。我的右边是一位蒙古族画家，也许他想表达祖先与北方草原灵魂连接在一起的情感，在纸上画出几匹栩栩如生奔马。看着身边的中外作家、画家，我最终获得一点点自信，捡起一支毛笔想写字，除了要在纸上写出汉字，更重要的是分享更深层次的内涵，写出我十五年前想要表达的理念——“笨鸟先飞”。

观音山是一座“有山则灵”的度假胜地，将生态、佛教、文学、艺术都结合在了一起，我内心里的那只大象终于成了一个能理解自己写的、自己画的真正的人类。

感谢观音山，文化传承真的需要我们所有人做出努力。

夜深了，窗外是璀璨的灯河，于成靠在窗台上，一只手扶着红酒杯，小口小口地抿着酒。这几天气温低下来，马上就要立冬了，室内有些寒冷，数小时前于成关了房间里的温度调节器，他不需要这种热烘烘的、人工制造的暖意。

近来他没日没夜地工作，从理论上论证了四维世界的存在，一举夺得了阿斯塔奖，他是31世纪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，但那又如何？没有人分享他的喜悦。

从科研室里钻出来，他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冻得打颤也不愿意重新开启温度调节器，红酒喝了一半，他突然怀念起糖炒栗子的味道，记得还是很小的时候，一到秋天，巷子深处就会飘来糖炒栗子的味道，一个老头开着三轮车沿街叫卖：“糖炒栗子哦……糖炒栗子哦……”

“哦”字的尾音总是拖得很长，糖炒栗子的香味飘得很远，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，秋天的底色。

于成突然很想再吃一次糖炒栗子，他裹上风衣出门，钻进了飞车里，时间已经临近深夜，市区灯火通明，飞路上还是拥堵不堪，各种型号的飞车堵在空中，两个交警站在最浮议上手忙脚乱地指挥着交通，这就是Z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地方，几乎不分昼夜。自从发明了满足人体各种需求的营养液，传统食物已经很少见了，于成找

了半天才在郊区找到了一间卖糖炒栗子的小店。

店主上了年纪，哆哆嗦嗦地给于成装了一袋热气腾腾的糖炒栗子，于成把栗子揣在怀里，感受着它的暖意，上了飞车，坐了半天才剥了一颗放进嘴里。

板栗是香甜的，却不是小时候的味道，小时候他偷拿母亲的手机去巷子里买板栗，被发现之后，母亲总要责备他几句，却舍不得打他，而是用一块热毛巾，仔仔细细地给他擦了吃板栗吃得通红的嘴跟手，勒令他去写作业。

他忽然意识到，他想念的不是糖炒栗子，而是他的母亲。

母亲，这是他这几年来极力回避的字眼，在他做科研做得焦头烂额的那几年，母亲背叛了他的父亲，在外面有了情夫，并且偷偷计划着私奔，恰巧不巧的是私奔那一天他们遭遇了车祸，双双身亡。

科研院的院长告诉于成这个消息时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的，直到院长带他去看了她母亲的尸体，是跟那个情夫紧紧抱在一起的，人生的最后关头，他们竟还如此放不下对方。

于成不记得当时他有没有哭，时隔多年，他忽然很想再回到过去，问一问他母亲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。

回到过去……电石火花的瞬间，千百个念头在于成心里闪过，

他死死地抓住其中一个，舍不得放手。

科研室的冬天总是让人觉得沉闷枯燥，这几个月于成整日整夜地待在科研室里埋头苦干，连睡觉也是在这里，他在研发一台时空穿梭机，他要回到过去，问一问他母亲，为什么，要那样不留只字片语地离开。

时光穿梭这个领域，之前有无数的同事尝试过，均以失败告终，不是失败身亡，就是留在过去再也无法回来。由于伤亡失踪人数过多，这个项目就被科研院给禁了，他也知道这种发明的难度和危险性，可是不去尝试，总觉得留有遗憾。无论如何，他要试一试。

在母亲去世10年后的一天，历经磨难的他终于发明出了人类盼望了几百年的交通工具，这类似UFO 又比UFO 小很多的机器，每个地方都接近完美，唯一的禁忌就是不论穿越到任何时代，都不能去改变历史，否则面对的即是死亡。

穿梭机落成的那一刻于成有些紧张，倒不是害怕机器故障，于他而言，这时光穿梭机也不过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，而是近乡情怯，真的回到了过去，他要跟母亲说什么呢？抓着她问为什么要背叛父亲背叛他们这个家？还是哭求她不要跟情夫私奔？

然而，拖延并不会给他答案，于成鼓起勇气坐上了时光穿梭机，他的手有些颤

抖，但是他还是按下了母亲在那个年份的按钮。

还是深秋，路面上的行人步履匆匆，这一年飞车还没有普及，人们出行还是依靠传统的小汽车，大众、奔驰、凯迪拉克。

这是他母亲上班的必经之路，于成站在十字路口等她，他要看一看，母亲的倩夫是怎样待她，值得她这样的奋不顾身。

时间过得很慢，于成的心脏在胸腔里一下一下地跳动，像是一只被放在温水里反复熬煮的青蛙，记不得走过了多少拨人，他的母亲终于出现了，还是他记忆中的样子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乌黑的眼仁，眼角有些许皱纹，嘴角挂着一抹温暖的笑容，穿着米白色的针织毛线衣，站在朝阳下，整个人像是镀了一层暖暖的金边。

她没有看手表，也没有左顾右盼，一点也不像是在等人的样子。

于成有些犹豫，是现在就冲上去问她，还是等那情夫现身，坐实了这件事情再上去质问？

红灯慢慢变绿，很快，很快母亲就要过马路了，于成的心跳到了嗓子眼。

一个小孩子蹦蹦跳跳地从马路对面跑了过来，一辆汽车呼啸而来，一切发生得太快，于成还来不及反应，他的母亲就冲了上去推开了那孩子，刺耳的刹车声响起，他的母亲倒在了血泊里，那孩子坐在路面上哇哇大哭。

于成的脑袋嗡嗡作响，身体抖得像风中的一片落叶，他亲眼目睹了他母亲的死亡，没有情夫……，没有狗血的私奔，只是为了一个孩子，可是为什么……为什么科研院的院长要骗他？还伪造那样一个真相。

他忽然想起来，那几年正是他“四维世界”推演实验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马上就要冲击阿斯塔奖，如果告诉他实情，他一定不舍得母亲的离开，会想方设法地回到过去把母亲救回来，那样阿斯塔就成了泡影。

一切都是为了科研！科研院的院长那样嘱咐他。

跟伟大的科研事业比起来，他母亲的冤屈算得了什么？

最可耻的是他，竟然从未相信过他的母亲，带着怨恨生活了那么多年，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从未试着了解过。浪潮一般的内疚席卷了他，于成感到钻心的难过，他宁愿自己不知道这个真相，他是不能改变历史的，除非……

那又如何，他当了四十年的科学家，这一刻，他忽然只想再重当一回母亲的孩子，唯一可惜的是，不能够再吃一回糖炒栗子了。

一个小孩子蹦蹦跳跳地从马路对面跑了过来，一辆汽车呼啸而来，于成冲了上去，刺耳的刹车声响起，他倒在了血泊里，孩子哇哇大哭。

于成嘴角挂着一丝安详的笑意。

那些年要饭的

◇郭 松
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家住在县委大院。院里的孩子不像现在，动不动就说我爸是谁，能和街上的孩子玩到一块儿。

那些年的县委大门，也不像现在这么难进，时不时还会遇见一些要饭的。放学回到院里，看到要饭的站在自家门口，我会朝家里喊：“要饭的来了，有没吃的？”家里没动静，我会翻箱倒柜找出点吃的来。

“乞丐”或“叫花子”，那是大地方的人叫的，我们小地方的人叫“要饭的”，不像“讨饭的”那样，听起来可怜兮兮的。

要饭的常提根打狗棒，挂个褡裢或背个口袋，挨家挨户地要。有时他们站在门口，喊一声“有人没得？”屋里没回声，他就知道主人躲着，希望他走开。可他执拗地耗着，不紧不慢地叩着门，一声声喊着“有人没得？”。隔壁家女人探出头来，看个究竟，还使个眼色。要饭的明白，是让他再坚持一会儿，主

人或许就心软了。

终于，主人家躲在门背后窥视的女人，懒洋洋地打开门，头发蓬松着，睡眼惺忪的样子，好像一直在睡觉，没听到喊声。女人倚在门口，朝要饭的嘟囔：“烦不烦，一声声喊，不晓得在睡觉？”

要饭的也不跟女人急，笑着伸出手：“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。”围观的我们一脸迫切，想看看女人拿什么打发他。女人转身进屋去，拿出半个吃剩的苞谷来，也不正眼看要饭的，将苞谷丢给那脏兮兮的。要饭的弯腰，说声“多谢了”，将苞谷放进袋子里。

有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我从外面玩耍回来，见一个要饭的老头儿在我家里，还烤着火。听母亲说，那老头儿窸窸窣窣地靠窗站着，吓了她一跳，不由得问：“那是谁？”父亲拿起手电筒射出一束光，那人抬起胳膊挡住眼睛，胸前挂着的搪瓷缸发出响声。就这么一点响动，父亲就断定：“是个要

饭的！”母亲叫老头儿进屋，用她的搪瓷缸倒了热茶，让他烤一烤冻僵的手。

母亲像拉家常一样，问那老头儿：你从哪里来？住在哪里？有没有老婆娃儿？离家多久了？想不想他们？……像一团毛线似的，将老头儿内心的隐痛，一点一点地往外牵。老头儿原来是有家有口的，他老婆嫌他穷，带着娃儿改了嫁。没什么人可牵挂，他要将来的吃食，带回去给村里的人。那个村子没有可耕种的地，除了山还是山，山上连一株草都不长，男人都出来要饭了。

低头“呼噜呼噜”吃面条的老头儿，刀刻般沧桑的脸，荒草样芜杂的胡子，被炉火照得通红。父亲在偏棚里铺了个草苫子，让他留下来过夜。我第二天早上上学，蹑手蹑脚地推开棚门，见一盆炭火早已熄灭，草苫子上有躺过的痕迹。老头儿离去的脚印，被一夜的雪覆盖了。要饭的老头儿去了哪里？再也没有一点音讯。

龙山文评

唇齿相依，不离不弃

◇鲁佚客

反复诵读《长白山与你在一起》，朴素的歌名和歌词，令我眼眶发热，心潮澎湃。回想那些逝去的生命，我深深体会到，只有众志成城，才能铸就抗疫的最终胜利。

现实抗疫的语境下，诞生的这首歌曲，从空间上，演绎出长白山的雪和江南的雨，两种意象的心灵契合。

2020之初，一场新冠病毒肆虐的灾情，席卷武汉，蔓延全国，但一批批舍生忘死的医护人员，诠释了普通人的英雄精神，“哪里有什么白衣天使，不

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，学着前辈的样子，治病救人和死神抢人罢了”，这句话曾经感动过千万人。

多么质朴的语言，多么淳朴的表白。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，而歌词里的雪与雨，正是这种血脉相连同胞情谊的外延和内涵。

长白山的春风，终会吹去冰雪，迎来湛蓝的天空，明媚的春天。这是十四亿人内心的期盼，也是穿越大江南北的呼告。

武汉封城，浴血奋战的这个春天，长白山不会忘记，黄鹤

楼下的长江，不会忘记。历史更不会忘记，终将会在史记上，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《长白山与你在一起》，既有宏阔的抒情视角，也有白雪，雨水细腻叙事镜头。歌词内在的韵律和节奏感强烈，炽热的情怀直抵心底。

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，《长白山与你在一起》，诠释了刚柔相济的民族气质，演绎出不离不弃的民族精神，在曙光初显的当下，值得传颂，具备了砥砺前行，积极阳光的社会传播学价值。

无论你在哪里苦和累，我们永远在一起
妈说这事人命关天，宝贝也少了娇气
危情中家的含义，你看大中国已经凝聚成一体
你留给我含泪的笑容，让世界看了都说美丽
这一生，这一次体会爱的温度，迎接悲壮赢得的胜利
长白山上的雪花，江南的雨
哪一朵哪一滴都同根同源，生生不息
长白山上的山花，已梦见你回来
待到春暖花开，天蓝蓝，我们再也不分离
相信我，会更爱你

“八月十五遮月，正月十五雪打灯”是流传于中国广大地区的一句农谚。

2月22日的《作家周刊》悦读会版，刊发了庄稼汉的散文《正月十五雪打灯》，读后感触颇深。作品以农村民谣“正月十五雪打灯”为题，以“我”对童年时代的一段记忆为切入点，书写了作者强烈的情感色彩。

作者开篇就道出对于雪打灯的正月十五，大人和孩子的两种不同心理活动，大人希望正月十五雪打灯，因瑞雪兆丰年，会有一个好的收成，孩子却担心遇上雪打灯的正月十五，那样提着小火灯满村游走的梦想就会破灭。

两种不同的心态，暗示着那个年代物质的贫困，精神生活的匮乏。由此展开，细致临摹……

在历史的回声中，重温崇高的民族精神

70年代的中国，大多数市民处于赤贫状态，以至于正月十五看到有一些小伙伴提着城里亲戚给买的小灯笼，就可以趾高气扬地走在村里。一个少年渴慕的神情和另外一个少年得意的表情，鲜明对比，究其原因，是因为当时“我”的家里日子过得紧巴，连买点灯必需

灯笼中飘摇的历史记忆

——读《正月十五雪打灯》

◇蓝雪儿

的日常用品都捉襟见肘，没有闲钱给小孩子买灯笼玩儿。

在母亲的“命令”下，是我8岁的哥哥，帮我实现了想独立拥有一盏灯笼的愿望。一副母慈子孝，兄弟和睦的亲情图行走在字里行间。

文中稍着点墨，提到了在正月十五，村子里有规模更大、花样更多的焰火，还有很精彩的舞狮队表演。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华民族扒开雾霾，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砥砺前行身影，那跃起的狮，不就正是昂扬的民族精神么。

在精细的情节勾勒中，再现一个时代的政治记忆

贫穷，是七十年代的中国在发展历程上的一道“硬伤”，作者所在的地域，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全息缩影，以年少的我，对拥有一盏小灯笼的强烈愿望，映照当时的中国农村现状。作者在历史的镜像前沉思，用手中的笔，记录生活过往，重温遥远的回声，用历史的理性烛照社会现实。

接着文章对小灯笼的制作过程作了非常细致的描写，旧罐头瓶、小细铁丝、小木棍、娘较鞋样子剩下的碎红纸、半截蜡烛、作业本纸，这些农村常见的物件，泛着爱的光辉，也隐藏着幸福的秘密，对环境的清醒认知，把幸福的要求放低些，即使是在最艰难时刻，也有快乐的灯笼在心底绽放。

七十年代，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，从一个闭关自守的传统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蜕变。从小事件透视大环境，从细枝末叶反观历史的树大根深，枝繁叶茂。深刻的历史记忆，直抵人心。

注重环境的渲染，从小处着眼，聚焦生命的坚韧和人性的光辉



华兴粮油

HUAXINGLIANGYOU

健康无忧

JIANKANGWUYOU